



新大眾叢刊之九

群衆改造幹部

新大衆叢刊之九

群衆改造幹部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

羣衆改造幹部

新大衆叢刊之九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

目 錄

沒達到是頭等模範村……………毛茂森（一）

羣衆改造幹部……………陶茂公（一五）

兩頭撐腰消滅封建……………李劍春（二七）

兩湖農會主任的檢討……………張清華（一七）

常三毛訪山莊窩舖……………林華（二一）

『四大王』的轉變……………范仁傑等（二五）

羣衆路線就是好……………王丕玉（二九）

砸了釘子的人……………賀福（三三）

武安分配鬥爭果實的幾個辦法……………錢舉（三七）

王郎村鬥爭果實是怎樣分配的？……………梁繼直（四三）

『毛主席比我更辛苦』……………王巨林（四七）

買果實忘掉羣衆的利益..... 赫維英（四九）

誰沒分上褲子？..... 毛茂春（五一）

『怕外調』和『三受氣』..... 張成國等（五三）

村幹部不願幹怎麼辦？..... 毛茂春（五七）

老百姓給我的影響..... 靳士傑（六一）

氣不死我這假周榆..... 段素（六二）

我差點忘了老張的恩情..... 謝恩（六七）

重新走了正路的新土行合作社..... 劉順聯合辦公室（六九）

動員『巫神』組白的一點經驗..... 任運濤（七五）

沒想到是頭等模範村

——記太行區模範村級幹部袁廣順同志的片斷——

東黃漳是十八個小山莊。四個自然村組成的。最大的村子是三十來家。四個小山莊，都是種山地的，以前誰也沒有想到會當模範村。

四五年前英大會總結，東黃漳是三等模範村。還扛回一杆大旗來。全村的人們簡直高興得不行了。他們沒有過高的想法。只是訂了這樣一個計劃：今年咱村還有三家沒組織互助組。明年一定要組織進去。農副業要結合。爭取湖二等模範村。

今年的秋後，東黃漳的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去縣開會的時候，村裏的人們都擔心着，暗地想算：『如果得不上二等呀！可不敢把三等丟失了。今年的生產可是真的超過已往任何一年了！』

英雄們回來的那天，全村人去歡迎。除了英雄以外還帶回塊大匾來。說東黃漳是縣一等模範村。這模範村當選的條件之一是百分之百的組織起來了。

去年這村不是還剩三家沒組織進互助組嗎？今年開春時候，政治主任把在他莊上的

那一家組織進去了，袁廣順同志這莊上有兩家，一家是溫金昌，一家是許得勝。

西黃漳有個羊工，前些時候和老袁說過，讓老袁村裏的一個小放牛去和他放羊；放羊的工資也比較高，他本人也願意，只是不想和主家說。因為日本人把他參殺死後，他就是靠這幾家雇主養大的，他還說：「人家對咱可以，咱能想走就走嗎？」放羊孩也給老袁這樣說過。老袁說：「給你找一個代替的你再走！」老袁時時刻刻注意找。正好，溫金昌從小放過幾天牛，他家是中農成份，四十三歲了，有點半身不遂，不能種地，他女人會做針線，有兩小孩也不能生產。這金昌還特別懶，懶得只晒太陽，歇樹涼。老袁想叫他出去放牛，可是知道他不曾容易易去的，就定了個主意找溫金昌說：「人家生活都過好了，你就這樣呀？當個中農還不夠吃！」他說：「我啥也不能幹。」老袁說到刨地他不行，犁地他也不行，砍柴他也不行。老袁說：「爲了自己過好日子，爲了養大自己的兒女，總是找個出路才好，你推碾吧！誰家用你就去。」他覺得老袁的話處處是爲了自己，就答應了。可是推了一天他說實在不行，腰疼的利害。他女人已加入了老袁的互助組，更給了他個刺激，他想：自己的女人也參加了互助組有了出路，自己呢？連碾子也不能推。

老袁對羣衆的事情總是辦不下圓滿結果不放心的，又找到溫金昌說：「你家的九畝地，有你女人參加互助可以解決了，你不用操心，不推碾子去放牛吧！」從此，溫金昌也不吃閒飯了，放牛成了他的職業。

許得勝五十一歲，也是中農成份，女人連自己的衣服也不會做，整年露皮露肉的過活，他只能做些粗重的生活。許得勝是不種地只砍柴，本天割柴本天賣，賣一天的錢，夠他一天吃。去年曾參加過互助，因為支持不住就不在了。這次老袁給他說：「連溫金昌也找下出路了，你今年生產怎麼辦？」他說：「那一組也不要我。」老袁說：「你檢討檢討人家爲甚不要你，真正不能動還可以說下去，你創下柴，當天就吞進肚裏，一點也不作長期打算，今年實行了算分，你多動多賺分，你少動少賺分，去找個組吧！」他說：「進那一組？」老袁說：「你願進那一組就進那一組，和人家小組長商量一下。」許得勝就提出來要進老袁這一組。老袁和全組一討論，有人說：「大家都穿的好衣裳，他進來就得換季，換了季就不幹了，去年他沒在？」老袁想：爲了改造一個人還是讓他進來，就耐心的解釋：「這樣的人年紀再大就得討飯，當小偷，得大家受累。要不讓他這時賺些東西將來怎辦？進來與大家都好。」

這是初夏的時候，他頭一天進來，第二天老袁的組裏就給他開了一畝地種上谷子，因為怕他別的怕他買吃或換的吃了。許得勝覺得大家能允許他入組就對他很好了，這一來他更是有點不好意思不改了，互助組給他到勞動社換了季，允許他割下柴清賬，當下沒吃的，老袁又給他二斗糧食。

他女人入了組，給誰推碾吃誰的飯，一天還可賺七分工票，不推碾就割柴，騰出男人的工夫去賺錢。」

正當秋收的時候，互助組是不允許到外邊賺錢的。總得先弄完家裏才能出外。老袁想：『要是這樣死板，許得勝今年冬天的米怎樣？到武安能賺大工錢，讓他去呀！』

老袁爲了更深刻的讓許得勝了解互助組是爲了大家的，所以在許得勝走後第六天就給他把谷子割了，還扛回來。第七天上，許得勝就回來了。他賺回三斤布來，高興的說：『我在外賺錢家裏還能這樣一如此』。知道時我遲幾天才回來。

百分之百的組織起來老袁是做到了，他村今年是左權縣的興年模範村之一。

一九四六、一二、一十羣英大會

羣衆改造幹部

——陽城北留村改造工作作風，改造領導的經驗——
閻茂公

一、幹部包辦代替不團結

陽城北留村，今年開始搞羣衆運動的時候，由於幹部的作風不正，不相信羣衆，不發動羣衆自己起來鬥爭，叫壞人鑽了空子，羣衆和羣衆見了面都不敢說話，對幹部非常不滿；幹部與幹部間也因自己逞能鬧不團結。農會付主席王應魁嫌正主席陳景文不積極，陳景文和村長楊萬春嫌應魁不尿人，遇事互相不商量，各抱成見。小學教員王萬和看見萬春和應魁鬧意見，自己也不敢說話，只是當了個老好人。後來萬春和應魁各人發展自己的力量，互相對抗，使羣衆運動受到挫折。

但是這並不能說幹部根本不好，幹部對工作還是頂熱心，只是他們領導方法上有毛病。如像楊萬春在鬥爭中因操心過度，曾經吐過血；王應魁晚間失眠，白天還是一樣做

工作。這班幹部的能力也從強。要是把力量統一起來，領導方法能走羣衆路線，鬥爭是會搞好的。

二、檢討幾次都無效

區幹部范俊英、延子盛二同志到了北留。他們在未去時，就知道北留工作不好做，事前下定決心走羣衆路線。在運動中鍛鍊自己。一去就召開幹部會議，讓幹部彙報工作，想在彙報中了解情況，決定鬥爭方向。會議開始，確定不了彙報的幹部，村長楊萬春叫副主席應魁談，應魁叫楊萬春談，其他幹部也是互相推諉不談。最後，由應魁代表大家作彙報。應魁是一個小知識份子，有一套教條，談的有條有理，口口不離羣衆，區幹部一直用心的記筆記。可是楊萬春却長吁短嘆的在那裏生氣。區幹部知道中間有問題。第二天，區幹部范同志又動員萬春再談一談。萬春談的和應魁談的大不相同。他兩人談後，其他幹部不敢作一點補充，不是沒有意見，而是不敢說。

會後，范同志和延同志覺得問題多，就決定和其他幹部個別談，了解運動真象。首先從應魁反映了他們的不團結，鬧意見，不管誰對誰不對，外人都不敢說。區上同志了解了一點後，又問王萬和，王萬和從頭至尾的說了一遍。王萬和是小學教員，爲人正派，了解問題也比較多，所以談出好多真實情況。

這時賈應龍同志從晉城回到北留，范、延二同志和賈同志商討幹部不團結如何辦？當時決定：分頭動員，讓大家檢討一下，心想先把思想打通。再開會，但在會場上還是你說我不說，沒弄出個結果。

區幹部沒有洩氣，繼續在村幹部中收集材料，決心要解決幹部的團結問題。動員動員張三，又動員動員李四，目的是要打通幹部思想，在會議上說出不團結的真實情形。又開第二次會，在會上霍福順打了第一炮，批評了楊萬春、王應魁。『你們兩個有意見，爲什麼不擺在場面上？老楊你就主觀，老說你是從根據地來的；應魁也不對，你老說人家老楊不了解情況。』當時，萬春和應魁都不承認，福順找出好多證據，他二人才勉強接受了一些。晚上又開會，區幹部很好的表揚了一番，但會議仍是冷淡，沒有解決什麼問題。

會後，應魁和大家說萬春什麼什麼不好，經濟上又虎馬；萬春也說我不在北留工作了，我來是給應魁當兒！這時區幹部兩頭給幹部說好話，好像周瑜、趙雲、劉備唱的『黃鶴樓』一樣。

三、羣衆起來帶起了幹部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幹部不團結，還是不團結，區幹部又和賈應龍同志討論，大家

說到羣衆裏去看看有什麼問題。這時，他們對羣衆路線在認識上還是馬虎的，並不肯有計劃的到羣衆中解決幹部問題，而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找羣衆的。他們開始發現了羣衆對冬學不滿，羣衆說：「冬學人太多，什麼人也有，有話不敢說。」又發現對區幹部有意見，羣衆說：「區上來人好幾天，也不知道幹什麼？」這說明羣衆想叫區幹部領導自己鬥爭。羣衆又說：「萬春出了一把力，有辦法。」羣衆對王萬和的批評是情面太軟，打不破面皮。說羣衆是兩頭怕惹人。他們又說出了羣衆中流傳的這幾句話：「聽着打鑼就上廟，多張眼睛少張嘴，一說通過就舉手。」范、延二同志了解了羣衆的反映以後，馬上召開了一個農會會員大會，目的在於說明來意，表明自己態度，鼓勵羣衆鬥爭情緒，要和羣衆站在一起。有兩成關係的，說明自己是本地幹部。到會的會員四十人，先由農會組長王太平說：「吳玉慶壓迫的我真厲害！」一說就哭了一場，把大家都激動起來，無形中就變成了一個訴苦大會。這一來，萬春說：「這不是好材料：一應魁：一在家不團羊，沿途在攆狼！」說明村幹部已開始覺悟與過去的做法不對。開完會，趁羣衆這股熱勁，幹部分頭下去搜集材料（找抗屬找羣衆），好壞材料一律搜集。經過一天半的時間，聽到有特務壞人說：「八路軍是幫助壞人的！」「八路軍哄死人不抵命！」「和平了不許鬥了！」羣衆裏面的思想也很複雜，總起來說：怕變天，怕報復，怕麻煩，怕耽誤生產，怕惹人。……

根據羣衆同壞分子的反映，一面在冬學裏揭破反動派的謠言，一面到羣衆中解決思

想問題。接着又開了個會員大會，討論扣起的十六個人如何處理？經大家一致決定，扣九個，放七個，輕的少討保，重的多討保。這一問題處理得比較好，把壞人分開了輕重。幹部們看見羣衆有辦法，也就比較虛心了，幹部的不團結，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壓下去了。

接着是羣衆要求算賬，鬥爭開始了，鬥爭中有三百人參加，有說理的，有訴苦的，九個對象整整鬥了三天。在鬥爭中新的積極份子湧現出來，不好的也暴露了。

這時，縣政治部賈榮同志和區政委陳彬同志，在北留又和幹部研究了一番，並徵求羣衆意見，認識了萬春、應魁本質上是好的，羣衆仍擁護，於是先把萬春安慰了一下，認爲大家的鬥爭目標是一致的，態度不好、開意見不是主要的，並提出由冬學轉爲農會大會轉得很好。爲了使幹部更加團結，領導上更加統一，又組織了一個臨時的領導組織，有七個主要的幹部參加。當時，領導上又提出沒有參加過農會的幹部，完全參加進去，並由會員在小組裏鑑定。萬春不反對，他認爲參加農會就叫應魁領導自己。領導上再三給萬春解釋：「羣衆是主人，我們應該讓羣衆鑑定。」他才接受了。這時領導上提出一切權力交農會，所有的問題由大會提出，小組討論，再經大會決定。如在大會上提出王興弟和楊玉如不好，沒有參加農會的資格，經會員大會決定開除出會。這時區幹部同志對走羣衆路線的認識，才明確起來。

四、改進領導鑑定幹部

分罷鬥爭果實和整理組織後，羣衆要求組織起來搞生產，並提出組織合作社。但是大家又想，還得選領導合作社的幹部。這時，羣衆就把全村所有的幹部，一個一個的作了研究：農會主席不積極，觀點馬虎，需要換一下；村公所除村長外都不好。這個意見在羣衆中自動醞釀起來，想把所有的幹部，統統選一選。可是區幹部對這一點意見還是有些不放心，怕選不好，打算經過買賣書的鬥爭再選，覺得提早了一些。領導上把這個意見和幾個積極份子研究，但羣衆不接受，說：『我們清楚，沒有好領導，工作做不好。』領導上勉強接受了羣衆的意見，經小組討論提出候選人，大會通過。選的結果：霍福順是農會主席，王應魁、延元興、霍法全、霍法正是農會常委；李佩福是武委會副主任，合作社是郭達海、霍成清，優抗委員是陳景文，……選完後領導上覺得出乎意料之外，感到羣衆的偉大與正確。

選舉後，幹部大多講了話，羣衆一個一個的給幹部作鑑定。大家向霍福順說：『你啥都好，能給大家商量辦事，能大公無私。就是一點不好——耳朵軟。』霍福順說：『我接受，我的耳朵是向窮人軟，對富人可不軟。』當場原農會主席陳景文也承認錯誤，並說：『我以後還要和大家一齊工作。』在會上大部份幹部都說了話，落選的也不埋怨。

萬春這時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加入農會是爲了羣衆，而不是給應魁低頭。王應魁也覺得過去太主觀，包辦代替是一個很大的毛病。他每天在筆記本上寫：『克服包辦代替，和主觀主義，英雄主義。』從此以後萬春和應魁的工作更積極了，關係也改變了。萬春也不多強調系統工作了，覺得自己的『負擔』輕了。

五、一個經驗

從上面這件事情裏面，給了我們不少經驗。首先是對幹部的改造。它告訴我們，只有羣衆路線，只有在羣衆不斷的進步，不斷的覺悟，與運動不斷的深入下，對幹部的實際教育才更大（當然，不是說在羣衆未起來前，就不能改造幹部）。在前一階段的工

作中，羣衆沒有發揮力量，我們老是開幹部會，檢討批評，單用開會的方式來打通幹部的思想，這顯然是很困難的，結果是誤了時間，解決不了問題。只有在羣衆不斷的覺悟下，幹部才能不斷的覺悟。在羣衆起來後，幹部就得耐心的檢討自己，不得不變爲羣衆的學生。由於羣衆的力量表現出來，他不得不警惕羣衆對他的批評與鑑定。萬春和應魁的團結，就是由於工作的深入和羣衆的覺悟促成的。

空白页

兩頭撐腰消滅封建

平順縣聯
合辦公室

李錦春

平順七區黑虎村，是工作開展較早的村莊。四〇年削弱封建勢力後，貧苦農民馬羣龍、馬志啓等，就當了幹部；他們當時和地主鬥爭，都很積極。那年七月間頑軍佔了小池嶺，這些幹部，都是頑軍捉的對象，天天黑夜不能在家睡；對堅持工作，完成上級任務，還是處處賣勁的。他們的缺點，就是作風太硬，說服動員少，行政命令多。四二年工作有了基礎，羣衆覺悟提高，大家提議要鬥爭地主徐法富。徐法富聽到這消息，就想盡辦法，收買幹部，請馬羣龍到他家吃飯，又讓他的羊給馬羣龍踩圈二十天，羊工也不吃他的飯，這樣徐法富就被包庇下了。四三年鬧災荒，馬羣龍、馬志啓等，又私開義倉，和誰對勁，不該吃，也能吃上，還能多吃；和誰不對，該吃也吃不上，或少給點點；像馬天屯家，一口人，湊合過得去，就吃三斗；徐富魁家，五口人，沒辦法，只能吃一斗；馬興業等三十多家貧戶，沒一棵糧食，半點也吃不上。羣衆不滿意，誰提意見就罵誰扣誰，幹部們一天比一天利害了，他們說一不二。想怎樣便怎樣。

四五名多門學地主分果實時，幹部先挑了好的。繳下壞的給羣衆分。羣衆不答應，幹部就提出散會，明天分吧。結果在夜裏幹部們就私自分了。第二天羣衆再要分，感嘆也沒啦。羣衆當然對年騷不滿意，於是幹部又將徐富逼扣了一夜；羣衆見幹部如此無理，有意見也就悶在心裏，不往外說，免得他們報復。馬羣龍一家要了好房子，好地，好牲口、好傢具，人在村上說話又是頭份，人們就送他綽號叫「五大頭」。從此幹部脫離了羣衆，羣衆與幹部間的疙瘩越結越深。

現在要消滅封建，讓羣衆徹底翻身啦！上邊了解了村子裏的羣衆與幹部間的矛盾，不從解決幹部與羣衆間的矛盾下手，村子裏的工作開展，就要受到阻礙。於是在領導上，將幹部與羣衆分開，個別談，小組談，啓發他們暴露思想。羣衆的顧慮，一是怕幹部報復，徐全富說：「我這幾年也積極幹，提的意見多，人家就不滿意，輕者記在心，重者加個帽。」有的說：「我提意見，打了我老婆一頓。」有的說：「我發了兩句牢騷，扣了我一天一夜。」二是沒信心，怕提出來不頂事，馬小來說：「我提一個意見，幹部說個不正確，就打倒一個，意見頂啥屁用？」山上的人說：「山上鬥的果實山上要。結果鬥完了，山上沒得。」幹部的顧慮：一是怕羣衆報復挨打，不再讓當幹部。二是怕退果實自己生活下降。三是怕到羣衆面前坦白丟人。

知道幹部與羣衆的思想疙瘩後，領導上要兩頭作主，壯胆撐腰，打破幹部與羣衆的一切顧慮，讓他們把悶在心裏的話，都痛痛快快說出來。秦元水說：「我過去也怕幹部

報復。今天我不怕了。幹部們，反省了他們過去的不對，也就不敢報復了。今年分果實，咱們自己管，一定能得上。」許多羣衆也異口同聲說：「真能這樣，我也不怕了，還是積極的幹起來。」將羣衆意見向幹部反映，並向他們說：只要他們轉變好，就還擁護他當幹部，不退東西也可以。馬彥龍說：「只要上級保障，羣衆原諒，一定要把臉洗淨。」

這個時候，羣衆滿肚牢騷，對準幹部，光提毛病，不提好處。領導上才大力誘導他們轉變，劃清階級界線，進行階級教育，啓發他們想幹部的好處，找真正的窮根在那裏。這時積極份子就提出：「頑固軍在小池嶺時，幹部領導咱們鬥爭不能忘了。那時人家站在前面幹，咱只怕掉了腦袋。再說，幹部和地主不一樣，咱要幫助他們洗臉，拉起手來和封建勢力幹。亂鬥幹部，就是關上門打內戰，對咱沒好處，無論怎說，幹部和咱是一家人。」

圪塔解不開的時候，暫時沒有讓幹部與羣衆見面，到一塊檢討。後來羣衆思想打通了，火力集中到地主身上，幹部也自覺了，這才把羣衆與幹部集在一起。因此羣衆提的意見才較客觀，幹部也才下了決心，表示要改正錯誤。農會主席說：「從今以後，我活一天，我和大家站在一起幹一天。」副村長馬天屯說：「我在大家面前洗淨臉，要當一個『新天屯。』」

羣衆在大會上提意見，出了心中悶氣，幹部坦白洗了臉，大家又親密團結了。經過

一個月的羣衆運動，村子裏的封建勢力，基本上消滅了。在查田中，幹部更積極起來，馬驛龍勸他哥哥報出隱藏地主的尾巴，馬天屯在羣衆面前，將地主馬德成收買他的五千元三百元拿出，揭破地主的無恥。在運動結束時，被選爲翻身英雄模範幹部的，老幹部中就有三個。馬驛龍也當選成了英雄模範。羣衆都反映說：『這次運動，幹部們真賣勁，到底和咱們是一家。以前說人家幹部是噲噲噲，不過是一時的氣話吧。』

兩個農會主任的檢討

張清華

我一定要給羣衆認錯

東成文村農會主任申國俊說

幾天來我左思右想實在不得勁，飯也吃不好，覺也睡不着，我肚裏有一塊痞，這回我要給大家說一說，把肚裏這塊拿出來，在肚裏實在墜得慌。

今年春起，大家選我當農會主任，我也不知道主任是怎當的，幹啥的。

當了主任，鄉親們見了我，都是哥哥兄弟的稱呼我，對我很客氣。有一回，地主馬兆然叫羣衆查出了黑曠地，罰了他三百斤小米。他叫他兄弟馬青然來跟我說。馬青然一見我，就叫：『老弟，來，我給你商量個事。』在以前人家見了咱，連理也不理，現在人家叫咱個老弟，就把我叫悶了。人家還拿着洋烟叫我吸，我兩個就說起來了。他說：『我哥那三百斤米，攔攔再說吧。』我看廣府城也打不開；打不開廣府，八路軍怕要走；八路軍走了，也沒人管這些事了。當下，我就答應他攔下再說。後來，開過兩次會，我腦筋轉了，看八路軍走不了。趁羣衆還不知道這事，我趕緊給他要了。

又有一回，馬兆然仗憑他有錢有勢，把樹栽到人家地邊，挾的人家地裏莊稼不長，人家要和他算賬。馬兆然備了酒菜，請我們客。我們吃了，沒敢叫他少出罰款。可是人家裝蒜哭窮，向我借錢；我明知他裝蒜，又不好意思拒絕他，借給他兩千塊錢。

還有，批過一次鬥爭果實，一共三萬元。光我們三個幹部就批了兩萬五千元，羣衆每個都是三百、二百的。

你看，我有這麼多的毛病；工作不認真，看面子，好吃懶做，還想批個大果實……這怎能給羣衆謀利益當幹部呢？更說不上給羣衆起帶頭作用了。我回去一定要給羣衆檢討認錯，跟大家站在一起，向惡霸老財算賬。

不是羣衆落後，是俺們幹部有毛病 謝南留莊農會主任謝樹海說

我以前只瞞怨俺街羣衆落後，不知道俺們幹部身上還有很多毛病。先說我吧，沒有把羣衆思想打通就開會，開起會來，羣衆不說話，我就起火，訓他們一頓。羣衆看見我就害怕，你說怎辦就怎辦吧。因為我脾氣不好，聽到有人說：「上邊說講民主，咱這個主任就不講講民主？」

還有我們的民兵隊長，是個兩頭貨，對工作要滑頭。開會時候說得很積極，很漂亮；回到家裏；工作一點不負責任，只顧自己做活，再是怕得罪人，怕出頭。比方開鬥爭

會吧，自己不提意見，光叫旁人說。

這次批果實，可以看出羣衆對我們不信任，不敢給我們提意見，怕提了意見得不上東西。不知道幹部是給他們辦事的，給他們謀利益，幫助他們辦身的。

我們這次回去，一定要改掉我們的缺點，老老實實跟羣衆辦事，帶領大家翻身！

空白页

當三毛訪山莊窩舖

林華

平順一區的二龍凹，是個很小的自然村，住了十來戶人家，當三毛同志去那裏訪問佃農，進行『填窟窿』的工作。但是，他談了一陣，不是碰上地主，就是找到富農，他越談越沒勁了，打算往回走，偶然遇見一個青年人，告訴他山背後，有一家窮人，他轉身就往後山去。山上的路很狹直，他彎彎曲曲的，走了半天，沒有找到人家。他以為青年人騙了他，不由在山坡上站住了，又打算回去。猛抬頭看見有一隻公雞在對山邊啄食，他覺得很高興，找到雞就會找到人家。他又向前走了幾步，爬到山對邊，發現了一個窟洞、這個窟洞，平常很難看到，他是從平地往下打的，沒有門扇，也沒有窗戶，活像一個老鼠洞。他走到跟前，打算彎着腰鑽進去，但是，剛伸進一個頭，裏邊有個坐在草窩中的婦女，趕緊用手拉草往身上蓋。這時三毛同志明白了，原來她的下邊沒有穿褲子，他趕緊把褲子給回來。就在這一瞬間，他看到窩裏邊，又黑又小，牆牆有個草窩，全家九口人，都躺在上邊，窮得連一條被子也沒有。

個老漢，黢黢的，遞給他烟袋和艾火。又叫他兒子發了一碗米湯茶。三毛同志笑着問他：

「你認得我嗎？」

「認不得。」

「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不知道。」

「你估計估計看。」

「我不認得你，怎樣估計呢？這不是笑話。」老漢大聲笑了。三毛同志笑着驚訝的反問他。

「你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爲啥你又叫我吃飯呢？」

「到了吃飯的時候啦，人還能不飢？」

三毛同志受了很深的感動，這一戶深山裏的人家，差不多被別人忘記了，可是他不覺怎樣窮苦，他還熱心着別人的飢寒。三毛同志跟老漢拉起家常來，愈拉愈熟，老漢把他自己的光景談出來了。

「我老家是林縣，上來快二十五年了，頭一年上來，用五斗租子，租了人家一頃荒地，我一家人年年開荒；地租也年年增多。不管怎樣苦幹，秋天繳了主家的租，自己就

沒吃的。這樣苦熬苦撐了十年。荒地開成熟地，租子也長到大斗三石六斗。租子加了這樣高，唉，到頭人家地主還是把地奪走了。」他說到這裏，聲音有點打顫顫。他又說

「沒啦土地怎樣活呢？我們只得給人家打忙，積下七十元上黨票，典了地主一處坡地，開了荒，只種了二年，地主給了七十元上黨票，又把地抽回去了。地主給的上黨票已經一文不值了。我住在這荒山裏那裏知道呢？但是我們一家人，總得活下去，只好又用大斗三石五斗租，又把主家的地租回來，直到四四年才成了死契。……」

三毛同志對他講到地主都是靠農民血汗起家的，所以我們共產黨，要幫助農民，向地主算賬，窮人翻身的日子已經到了，說得老漢十分喜歡。

三毛同志回到區上，把他的新發現對大家都談了，教育干部自己翻了身忘記沒翻身的羣衆。於是區上的幹部，全體都跑到那家窩舖裏去。大家都覺得地主的羊鬍還比他的家好，堅決去向地主清算這筆賬。這戶窮人苦了二十來年，今年才有翻身的一天。

空白页

「四大王」的轉變

范仁傑
巨玉秀

左權小陰溝村，有個人，姓侯，名喚觀音鎖。貧農出身，小時家裏很窮，只有五畝山坡地，另外，又租了地主一些地來種。這地方石厚土薄，打不出糧食，又加上地主的剝削，怎麼勞動，也是個沒吃喝。二十歲上，因交不了租子，地主把他家僅有的五畝山地，六間破房一下奪走了，還頂不夠租子。第二年，又給地主住長工，賺下工資，只夠頂利錢，家裏還是沒吃的。生活逼得他沒辦法，只好去外面担挑做買賣，因本錢小，也賺不了錢。又加上他在外邊時，學會了吃喝嫖賭，生活更糟了，光靠這裏抓一把，那裏借一把過活，借上人家的錢還不了，鬧得鄰近人們都不敢挨他。有人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個『把不住』（作事沒把握的意思）。

抗戰開始後，因他常在外面跑打，見的世面大，村裏人舉他當了武裝小隊長。這一來，可把他樂壞了，心想：『我觀音鎖受了幾十年罪，不打劃八路軍來了，還能當個小官哩！』四一年又當了村武委會主任，覺得官更大了，可了不起啦。就和村長、農會主任，公安員四個人，在村裏耀武揚威，沒人敢惹他們。每逢過年過節，村人都要給他們

送禮物，誰不送誰吃傢式。羣衆嘴裏不說，心裏不服，暗地裏給他們送了個綽號，叫『四大王』。他不想勞動，就向羣衆借錢做買賣，賺上幾個錢，吃幾天再做。有一次，借上人的本錢，販了兩頭驢子，一下都病死了。人們向他要錢，他沒辦法，只好硬頂，說：『誰叫你借給我來？驢是死啦，就是我這人，你們怎樣了我？』

四二年村裏減租清債，他請回來了四畝地，又自由來了兩老婆。因此，他常說：『要不是共產黨、八路軍來了，咱這號窮人，還能結婚？』

四三年上級叫大陰溝和石暴合併編成一個村，他怕合併了吃不開，又怕自己的場作風暴露了，就活動村人說：『人家石暴是大村，又有縣長，合併了咱可要吃虧。』區上發覺了，派人去他村調查。他害了怕，就偷偷的跑到太谷縣去躲起來了。

在太谷待了一個時期，估計沒事了，又跑了回來。經過區上教育，又見那三個大王，都受了處分，有的還在縣裏扣着，獨他沒受處分，感動了。他想起自己在從前過的日子，八路軍來了翻了身，又當了幹部，自己不好好幹，却做出這些事情來，真是不該。後來，又在民兵集訓中，做了個反省，反省得很徹底，把自己做的壞事都說了出來。并保證以後一定要改。大家說：『只要你學好就行！』區長也跟他說：『觀音鎖，以後你可得好好開生產啊！』

觀音鎖回到村裏，決心改變作風，好好開生產。那知村裏組織互助組時，別人部自願結合組，光把他一個人空了出來。他問大家：『我參加那組哩！』人們都板着面孔

，狠狠的說：『由你曉！』正為難的時候，可巧區政委來了。他跟區政委說，區政委就叫他當生產隊長。羣衆聽說他當了生產隊長，都說：『該倒運啦，一把不住！』當了隊長，還說開好生產啦？』但他信心很高，把自己的牛趕了出來，給人家耕地，自己也起早帶早勞動，勁頭很大。他跟組裏人說：『咱們住在這窮山溝裏，就得靠山吃山，想些辦法發財。』他領導大家編撈、打柏枝燒柏油，賺了很多錢，解決了春耕中的糧食困難。鋤苗時，組裏人又沒吃喝了，都去弄柴火換米，他怕散了互助組，便瞞着老婆，把自己孩子放牛撈來的一石五斗工資米，借給沒辦法的戶，互助組又鞏固起來。村裏有個老財，見他在村裏又有了威信，便設法挑撥他夫婦關係，告他老婆說：『你男人總是個一把不住！』把你家的米偷出借給窮人啦，他們啥時能還了你？』晚上，他老婆便跟他生起氣來，把他的臉也給抓破了。第二天他出去，有人問他臉上怎樣了，他怕說出真話，影響大家情緒，只好說是貓捕老鼠時抓破的。回家又勸導老婆說：『咱今年種這麼多地，不和旁人互助，怎能種好呢？眼前借給人家一點糧食，秋後糧食下來，還會還的；就是不還，咱多打幾石，也就有了。』陰曆六月，他發動組裏編『落杆』（打場用的傢具），賺了很多糧食，羣衆分給他七斗麥子。老婆感動了，又叫他去她娘家借了一石玉菱，借給組內沒吃的戶口，這樣來鞏固了互助組。後來，他又組織羣衆創黨參，猪苓，修葺馬棚。一年生產下來，全村光副業就賺了八十三萬元。羣衆都歡天喜地的說：『觀音嶺變好院，小陰溝也變富啦！』今年（四六年）全縣羣英會上，他被選成了勞動英雄。

空白页

羣衆路線就是好

王丕玉

——常安縣作風轉變的故事

王同志，不怕你笑話，咱是老土，從小就沒有念過一天書。我是叫人家用十幾塊現洋賣給涉縣姓常家，人家給我起名叫個常安樂。

少說閒話吧，咱就談談我的工作作風，你不是要聽這個嗎？

四二年，我就參加了工作，作風很不民主，想幹啥就幹啥。說出話，羣衆不敢唱聲，幹部也不敢撥回頭。暗地裏他們給我叫了個「三腳貓」。羣衆不滿意，我也知道，我常常想：哼！我給他們服了務，他還不滿意哩，真氣人！

做工作，我總不打折扣，說幹就幹，要幹就幹出成績。我常常和幹部們說，「幹部，幹部，就得幹哩！光說不幹，不算幹部。」我反對光說不做，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說到那就做到那，不是蔣介石光說不幹，爲羣衆服務，就得好好幹哩。

四四年，蝗虫飛到俺那裏，老百姓手忙脚亂，燒香禱頭又禱告，我看不頂事。不管

二合三，就比村裏堆麥穀點着了，羣衆都不滿意。我心裏有主意：反正我爲了大家，爲羣衆犧牲了點穀，不管他們滿意不滿意。結果把蝗虫都燒死了。羣衆清清楚楚地看見我點麥堆堆，都說：『要不是村長點麥堆，蝗虫落下來，可把莊稼吃光啦！』聽見羣衆說我好，心裏美滋滋高興：『這又給羣衆服務了。』

後來上級又號召開荒修灘，我和羣衆說了，他們又是不滿意。我心裏想。羣衆就是聽不得。上級給他謀利益他還不幹，真是不知好壞。我和他們說：『這是上級命令，誰不幹，誰就一有問題。』逼着他們開了十來畝荒，撒上穀。却巧這年荒地收成好，打糧多。秋收後，羣衆高興的說：『荒地比坡地還打糧多，八路軍就是好，號召哈。哈收。』這回比樹走蝗虫還高興，我又給羣衆服務了。

從此，我明白了：『做工作和耍把戲一樣，耍好就耍好啦。』羣衆滿意不滿意都是小事，只要是爲羣衆服務的工作，說幹就幹，羣衆不滿意也能幹成功。

減租時，我就主張乾乾脆脆：『該減就減，該退就退，不退就算。』咱也不管法令怎麼怎麼短，鬧成怎麼怎麼。徹底不徹底咱也摸不着，反正我是爲羣衆『服務』啦。

去年，上級叫我去受訓，俺村裏還有民校主任，討論的是幹部作風問題。我從不滿意，『爲羣衆服務就算，管啥作風不作風，沒有好作風我也一樣的做工作，就這。也給羣衆服務啦！』受訓的人也不少，有人就同意我這意見，有人就不同意。開頭我恨不滿意，只想早些回來。上級和我說：『爲羣衆服務是對的，雖然你有好心腸，方法不對

也枉然。羣衆對一件事本來不想做，你硬叫他做他就幹的沒勁，一半回過對任務也能完成，他心裏總不痛快。比如：你叫羣衆開荒，他們都不願意，你說：『這是上級命令，誰不幹誰就有問題。』羣衆都怕說他『有問題』，嚇的他就開了十幾畝，雖然你完成了開荒任務，但成績不充。如果你把道理講清楚，讓他們自動的去開，開的也會更多。那年恰遇豐收啦，要是年成不好，羣衆一定反對你，開荒情緒總會一下打下來也起不來；羣衆認識了開荒是爲了自己的道理，今年年成不好，打不下糧，他還指望明年，他就只怨恨年成不好，就不反對你啦。你說這樣好不好？』

王同志：我一想，可不是，這樣比我硬來更好一些，原來咱這是行政命令。

回來時，上級調民教委員去新區。人家下山啦，還叫咱回村裏工作。我想：『這多丟人。』後來上級說到『爲羣衆服務』上，自己也回去了。學了一肚東西，一路走，一路想：『這回可要走『羣衆路線呀』。』

從這以後，無論做甚工作，就和村幹部討論和羣衆商量，總是等羣衆思想開通了再去做。咱這是新作風，是羣衆路線。最初幹部們還是不敢給咱提啥意見，以爲咱還是『三腳貓』；後來村幹部對咱也認識了些，給咱提出意見；『做甚工作也要通過羣衆，拖拉拉幹部沒一些王法；不是說幹就幹，是當了羣衆尾巴。』還又把咱鬧住了，『說幹就幹』吧，上級說是『作風不民主』；走羣衆路線吧，村幹部又說咱：『沒一些王法，當了羣衆尾巴。』鬧的咱左右爲難，上天不上去，入地鑽不透。黑夜也睡不土個個個覺。

。一會想到村幹部說咱當了『羣衆尾巴』倒有些道理，一會夢見還在縣裏受罰，上級說咱作風不好。王同志：這時候可真正難住了。

『還是按上級說的試試吧，不行了再說。』後來才拿定這主意。

試了十來天，還沒鬧出個長短，就病了一個多月，病當中培養了十幾個積極份子去推動工作，很有成績。這時想，上級辦法還是好，病好些自己就想工作，再也炕裏坐不下了。

還是在養病時候，和村裏羣衆開扯中，發覺了還有佃戶沒有徹底減租，我就和村長及各幹部商討解決。解決後又連接發現了好幾戶沒解決，羣衆有甚意見也敢和自己說，自己威信也提高了。這時我才認識到咱那個『說幹就幹』的作風吃不開，羣衆路線就是好。

從此，我村裏工作都比以前強多啦。在縣開羣英會得了獎，大家還選我到邊區開會。王同志：這就是革命給咱的。

碰了釘子的人

賀 磊

我們有位同學，派到地方上去幫助羣衆運動。他有濃厚的英雄主義，好表現自己。他到那裏工作，總想叫附近村子都知道他。他又看不起區幹部，說他們是老粗，說區長、政委不知道世界上有幾國，幾個黨，幾個湖，幾個澤。在付東溝村工作時，他告老百姓說：『我是縣政府派來的。』有時又說：『區上劉政委叫我來的，這裏工作完全由我負責任。』

在村幹部會上，他總講一些雲來霧去的話，大家都不知道他講些啥，也不敢不聽，內容不外是大洋大湖等等，還說：『這不是吹的，劉政委都服了我的勁！』

他八月五日到西油村工作，天下罷雨，他在村公所騎了兩天；村幹部頭天來看他，他說了一兩句話，第二天去看他，又說了一兩句話，就不啃了。他這樣做，故意拿架子，表示自己派頭大。第三天，才算出了馬。他來這村才兩天，對村裏情況，一點不摸，就主觀的要召開全村羣衆大會，意思是要大家認識認識他。村幹部也不清楚他要鬧些啥

，事先也沒有跟村幹部商量過。羣衆都來齊了，幹部們也來了，讓宣佈開會。首先，由他登台講話。講些啥呢？他想抬高自己威信，顯顯自己能幹，就順嘴亂說瞎批評。說村上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反正是個都不好。這村的工作，在全區說來，並不壞的，他信口胡說，引起了羣衆不滿，可是也沒人喘氣，由他說罷。他批評了村裏工作，又批評婦女。因為老天下雨，地濕不能上地，有幾個婦女在場裏紡花，被他看見了。他在會上就說婦女是懶漢，不願上地。又有幾個納鞋底（做軍鞋）的婦女，他不誘導她們討論，使他們知道拔苗是有時間性的，突擊拔兩三天草，再納鞋底不遲，却在大會上和婦女鬧對立，並說：『還不知道啥時才參戰啦，要是去，還不能和別的村子借二三十隻？』羣衆聽了，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嚷嚷說：『見了些工作員，還沒有見過這樣個工作員。』大會成了一盆醬，就這樣散了，當場給了他一個難看。可是他還是不覺悟，檢討自己的不對；相反埋怨村幹部不顧他臉面，想找村幹部的毛病報復。村幹部看出了他的意思。就佈置了民兵指導員和幾個民兵，到他面前故意說村幹部不好，套他心思話。首先，民兵指導員去找他，問他對那天大會有啥感覺，他不談，反問指導員有啥問題找他談。指導員說：『我覺得農會主席行政命令習氣大，厲害，……』一說就合了他的心思。他高興的又問：『是否還有旁人對幹部有意見？』指導員說：『還有幾個民兵，也對這事人有意見。』他聽了更是高興，讓趕快把民兵叫來。民兵來了，他就說：『把村幹部改換幾個好不好？』民兵隨聲附合道：『是』，『對』，『可以』。他高興極了，就說：

，不要害怕，有我給你作主。」又說：「明天開會，我叫你帶綁腿帶，扣就扣。」吳說：「那自然，一切聽你吩咐。」

第二天，大會開始了，他滿心得意，要報報仇，爭回那天的面子。他站到台上，講了一頓村幹部的毛病，也不徵求羣衆的同意，吩咐民兵把幹部扣起來。這時，農會主席站起來提意見說：「那個走了錯路，趕快出來說，×同志也許會原諒你們的。」那幾個民兵，就先後都說：「×××（即指那位區長）讓我們這樣做，我們算是上了紙糊船。」這一下，把他楞住了，弄不清事情是怎麼搞的。這時，台底下騾驢鬧了，都是對他的意見。有人說：「村幹部是咱們大家選的，改換幹部，爲啥不告訴我們？」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把他臭罵了一頓，各自散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孤零零的站在台上。

編者按：上文寫的是一個處處逞能，好出風頭，想叫「附近村子都知道他」的下鄉工作員。這位同志在吃飽以後，應該好好檢討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要不，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但是村上幹部同志；爲了「整」這位同志，竟設下圈套故意攔弄他，也是不妥的。不管農村幹部或下鄉幫助工作的同志怎樣作風不好，既然彼此都是革命同志，誰犯了錯誤，即使是嚴重的錯誤，大家是有責任互相批評和幫助的；如果他不接受，可以向上級控告。千萬不要隨便使用打擊方式，對待自己的同志。須知，這不僅不幫助同志進步，而且給予

個人一個變壞的機會。

空白页

武安分配鬥爭果實的幾個辦法

要搞好評議

益羣

合理分配鬥爭果實，是翻身運動中的一個重要關節。分配得不好，不僅基本羣衆經濟上吃虧；而且，常常還鬧到羣衆內部引起矛盾，影響團結，給特務壞蛋們一個搬弄是非破壞運動的機會。武安城關區十五街幾個壞蛋便是利用了幹部分果實時一些不妥當的地方，發動羣衆反對副街長，造成內部糾紛，把運動也停下來了。

分配工作的重心，在搞好評議。只要分數定得公道，剩下的便是一些技術問題了。武安城關十五街過去分配果實，只是幾個幹部決定一切，所以弄得羣衆怨言很多。後來，改了辦法，先由羣衆大會選舉最公正的人出來，評議分數，決定分配辦法。結果，當選的十一個人當中，幹部只佔兩人。新選出來的評議員，都是積極份子（除兩個幹部外，計有貧農一人，工人一人，手工業工人一人，苦力二人及貧苦家庭婦女四人），這些都是知道窮人痛苦的，能夠週到的照顧窮人。

村幹部、民兵和積極份子。國共領導鬥爭，分果實的時候，常常想這些，要多分，一分就是幾萬，還要先分，揀好的拿。區會村過去，村幹部、民兵和積極份子，不單自己嘴上說了該多分，要分好的，還說羣衆也同意了；於是，民兵便自己把四十幾條羣衆拿走了。好東西農會和幹部，也自己拿了，丟下領的才按分分。他們同時還想那些領的圈子弄的很小，使許多羣衆分不到。城關有些衝幹部 and 積極份子，過去也有自己拿錢東西的。心想：『這算啥，不是咱，就鬥爭起來了？』有的在分果實的時候，說：『開會了，怎叫人家也不來，就來了在會上也死不噴，還能眼俺一樣分？』有的說：『領的鬥爭，不說功勞，也有苦勞，俺就不能比羣衆優待一點？』這樣，就使果實沒有分好。

這次分果實，同會的縣區幹部針對過去那些毛病，不論是小組會或個別談話，都翻來覆去向大家說：『你們是有很大功勞的，但是你們過去分的多，這次按理也該少分了！』又說：『越是窮人受的剝削越多，就是要賤，這次按理也該得的多！』又提了一個口號，叫做『填坑道』。最窮的戶好比一個坑道，大家應該把坑道先填平，再公平合理的一層層往上加。好些村子，經過這次填坑道的教育，想特殊的人就不敢特殊了，他怕坑道沒填平，自己倒成了谷堆了。八區是擁護好幹部，去打通特殊思想的。一區南北關

和東城三個基點，首先鼓勵了大家領導鬥爭有功，然後也發動羣衆排擠，又評獎積極份子。南關選了廿二個，獎了一萬元，東城十五街選了廿一個，也獎勵了一大批東西；大家都覺得很光榮，不想特殊了。

互助互讓

不論城裏鄉下，過去分果實，多是各顧各，講本位，農會（城裏叫平民會）會員，排擠不是會員的羣衆，老積極份子排擠新積極份子，老幹部排擠新幹部，本地人排擠外鄉人，那一夥當權那一夥人就分得多。

這次分果實，同會村提出：定要分平等，分公平，是不是農會會員都能分。先填平挖道戶，幫助最窮的人翻身。八區有的村，過去分果實，本村佃農排擠老解放區來的佃農，說咱村沒他的債；這同一起鬥爭，鬧的熱火火的，領導上又提出互助互讓，分果實的時候，本村佃農便說：『沒有老解放區，就沒有新解放區，』對老解放區來的佃農特別優待。二區西竹昌村，過去不分給農會以外的窮戶，說他們落後不該吃現成。這次村長說：『孤寡赤貧，身殘地主剝削窮了的，這次果實裏就有他們的股。咱幫助他們翻了身，工作影響也好，咱們團結起來力量也大了。』使有成見的人拋去成見，果實分得比較好。城關十二街，這次十二個貧苦工人，跟過去剝削他們的廠主算賬，及分配的時候

候，大夥特別來作商量，有的說：『這是咱們的血汗，該咱分。可是咱們要團結呀！咱窮還有人比咱更窮。』有的說：『咱團結起來，叫他們也翻翻身。』便決定拿出一小半來分配給沒有參加這門爭的窮戶。街長李定賢是過去受苦最深的貧夫工人，這次鬥爭中起了領導作用，又拿出一萬八千元，來幫助未參加這次鬥爭的窮戶，并向別的貧戶工人活動，說受苦人就該幫助受苦人，天下窮人是一家，還分什麼彼此，論什麼參加不參加？大家在這種影響下，三千五千的，又湊了十五萬多，來幫助旁人；一共有四十多萬，比鬥爭總數一半還多。羣衆都說：窮人就是一家人！

照顧孤寡赤貧

十五街的辦法是：先了解他們有什麼困難，不按通常分數分給，儘可能照顧大家的困難。如担水的徐作貴一家四口，房子冬衣和糧食都沒有，想做生意沒有錢，還欠下七千元的債。分配時便讓他挑了單棉衣各一套，被子兩條，傢具三件，麥子二百五十斤，債給還了，又給他一座院子五間房和一千六百元的小本錢。十六戶孤寡戶，除了選走他們願要的棉衣、棉被、傢具和糧食，還每人給了一千到兩千元的小本錢和一萬元的合作社特別股票——按月分給紅利，補足家用。

同會的做法，是分配跟算賬結合。他們把果實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聯合鬥爭果實

，一部份是小夥鬥爭果實。前一部份歸大家算。後一部份小夥算，問題多的可多分，當中也特別照顧翻身沒有翻身的情況。小賬算完算大賬，自己先填了圪道然後全村填。全村填的時候，有三個辦法：一、先看有房子沒有，有地沒有，有吃穿沒有？沒有就分給，還給他們生產發家的本錢。二、估計他們在算小賬當中得利的情形，得的少的就多分聯合鬥爭果實，多的就少分，算夠了就不分，比如中農只該得一萬，小賬算夠，就不再分聯合鬥爭果實了。三、按等分，一共分了五等，都以人口計：頭等是赤貧，分三萬；二等貧農，分兩萬；三等是下中農或新中農分一萬；四等是上中農或舊中農，分五千；五等是富佃農，分三千。等不要分得太多，比例要拉得長，赤貧每人就分三萬，也還抵不住富佃農分三千的光景，比方你要和他對換，他就不幹。中農大部份人口多，至少都在三口以上，赤貧和貧農，人口都比較少，最多的也不過三口。所以，他們又規定了中農的人口，算到五口為止，五口以上還算五口。這樣，使孤寡，赤貧都得到翻身。

空白页

王郎村鬥爭果實

梁繼直

是怎樣分配的？

離邯鄲市西頭三里地，有個小村，叫王郎村。這村羣衆在八月間開展了對黨奸惡鬥文舉善、張作彬等的訴苦復仇運動，清算出五百三十畝土地，六十萬元票鈔，和價值五十萬元的物資。運動結束後，由各個組織中推選出代表，成立了一個評判委員會，來處理這批鬥爭果實。

第一步工作，就是評定等級，他們把全村應分果實的戶，分成三等（即中農、貧農、赤貧）七級（中、貧農各三級，赤貧一級）。先找出一家中農——張福生來作標準。他家十七口人，有旱地三十五畝、水地八畝、房十二間、牛一頭、大車一輛、五個勞動力。拿他來跟其他中農來比，比他好的爲上中農，不如他的爲下中農，與他相同的爲中中農。再找一家貧農賈金來作標準，他家四口人，有旱地三畝、水地二畝、土房三間，一個勞動力，同樣來相比，比他好的爲上貧農，不如他的爲下貧農，與他相同的爲

中貧農，下貧農以下爲赤貧。抗屬、烈士家屬、榮譽軍人和老弱孤寡，都降低一級，作特別照顧。評委會作好標準後，就發到各部門去討論，讓小組自己評定出等級。交評委會審查。評委會審查修改後，再交各組複議。大家無意見了，在村民大會上公佈。通過後，等級才算最後確定了。經過這樣細密深入的民主方式，羣衆對自己的等級，都沒有任何意見了，都說村幹部做得公道。

第二步工作，就是處理物資。這是沒收漢奸的東西，種類很複雜，有衣服、被褥、農具、箱櫃和日常用品。對於如何來處理這些東西，他們會廣泛徵求了羣衆的意見，有的說把牠賣成錢讓大家分錢，有的說把牠分成若干份，各拿一份，有的說這不對，應該按各人需要來分。……評委會搜集了這些意見，經過再三研究，定了一個分的辦法，叫做『各分所需』。先將東西按市價低三分之一定出價格，合計洋五十七萬元。然後確定中農分一股，每低一級加半股，抗烈屬榮譽軍人和老弱孤寡加半股。即是說，上中農得半股，下貧農得三股，赤貧及特別照顧的得三股半。最少的得一千二百元，最多的得七千二百元。辦法確定後，又交羣衆討論，大家沒意見了才正式分配。分配時，把所有的東西，擺在街上，上面編成號碼，標明價格，然後按等級發票，各人按自己應得的數目，去任意挑選自己得用的東西，要拿啥，到拿夠數爲止。但，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先拿的要佔些便宜。誰又該享受這優先權呢？後來，他們規定赤貧一級最先拿，以後按級往上推；同級的先後次序，用抓圈來決定，抓到先的先拿，抓

到後的後拿。

鬥爭中得來的五百多畝地，正趕上種麥地，評委會怕誤了生產期，和照顧到窮人沒有牲口、種籽，先發動農會突擊一下，把麥種上，種好後再給羣衆分青苗地。根據本村的地畝和人口數，在填平補齊的原則下，每人可以分到二畝七分地。六十萬現款，也按照上面的辦法分了。經過這樣分配以後，王郎村澈底消滅了赤貧和下貧農，再沒有人受凍挨餓了。

空白页

『毛主席比我更辛苦』

王巨林

桑德紅同志，是不順的一個區長，他在不順川底村幫助羣衆工作，已經有二三年了。羣衆翻身後，他們都覺得區長在他們村上工作，爲了給老百姓謀利益，沒白天到黑夜的，實在太辛苦了。於是他們就在暗地裏準備了一些東西，金錢，要擁護給區長，報答他的恩情。

在羣衆開翻身慶祝大會上，羣衆就把他們準備的東西，送到區長面前道：『區長！你在咱村二三年領導生產翻身，沒睡個好覺，我們也不說你辛苦啦，這是一斗麥子麵，縫好的一條單子，五千塊錢，擁護給你，這點東西，不成個啥意思，牠代表咱們老百姓的心。』桑區長一看幹部羣衆這種熱火勁頭，又急又喜，一口連聲的拒絕道：『這可不行，這可不行，我們當幹部的，不能平白無故的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啊。』羣衆道：『這不是區長拿我們的呀，是我們甘心情願擁護給區長的呀。』區長道：『幫助你們翻身，是我的責任，我要拿大家的東西，就是犯法的啦，上級知道了，可要受處分啊。』羣衆

道：『這不是你要我們的東西呀，你在川底村幫助我們幾年工作，我們現在都補齊啦，你也可以補上些啦。』區長道：『這也不行，川底地主剝削的是大家，沒剝削我，我要補，應該到我家住的村子去補，在這裏補，就錯誤了。』

羣衆無論如何要將東西擁護區長，區長無論如何不接受。最後還是區長將羣衆說服了，讓羣衆將東西拿回去了，羣衆怪不好意思地說道：『你工作太辛苦了，不要我們東西，我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區長道：『我這點工作算什麼？毛主席比我更辛苦。可是他拿過老百姓的什麼東西？』

買果實忘掉羣衆的利益！

郝華英

我是太行三中的學生。去年參加翻身隊，在平定邊沿五區朱家莊工作。不久羣衆運動搞得烘火了，清算出來惡霸地主過去搶奪羣衆的東西。當時領導上提出，『對羣衆的鬥爭果實不拿一針一線』的口號。但是到了分配果實的時候，區幹部郭同志先就買了一些東西，我的心裏也波動了一下，自己壓制自己，覺得還是不買的好。後來我們隊裏的同志買了一條被子。這一來，我沉不生氣了，想起自己如果結婚的話，能不用些東西嗎？這樣便宜東西不買點才是傻瓜呢？於是我也買了一條褲子，一條毯子。當我去拿的時候，清委會王田保同志說：『買上吧，咱們擁護翻身隊不過啦！』我聽罷覺得很高興，暗想：『我們對羣衆有功勞，買點東西不算什麼！』

我自己買上東西，貪便宜，這一下就糟糕啦！別人偷拿羣衆果實，自己也不敢喘氣，『拿了手軟，吃了嘴軟』，這可把我害結實啦！除裏馬同志反對買果實，我還提出反駁——買果實的人也不只我一人，這些破爛的行貨算個什麼！

老實了！」

我們回到學校以後，我還很得意。沒買果實的人，還有個別表示不高興說：「咱家過了七八天，分區指示到了。要幹部起模範作用，退回買下的果實。這一來，我却着了急，沒買的人高興的說：『咱就弄對了！』」

各小組展開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我經過小組討論才把思想打通，認識這就是工作中大桿不正二桿歪的根源。壞同志們鬧不團結，反將羣衆的血汗果實，認作是地主的東西，拿一些沒啥！爲了自私貪利，就損害了羣衆利益，這就失掉了革命者的立場，使我大吃一驚。

我想到最後，決心把買來的東西，都退回去，而且承認了錯誤，才覺得自己鬆了一口氣。

誰沒分上褲子？

毛茂春

西劉灘村的羣衆運動在秋收時候就轟轟烈烈的了。分果實的那天，戲台上堆着大堆的東西——各種衣服、被褥、包袱……。

全村的羣衆都集合在台子邊，幹部在台子擠在一堆醞釀了一陣，決定分果實按成份分，誰窮誰多得，叫誰誰就到，看情形給東西。分配開始了，亂烘烘的東西從台上給了台下的人們。東西分完了，縣上的郭同志要給羣衆說幾句話，就在這時候有個幹部同志拿着一條緞褲子向村政治主任聲增壽同志說：「給你這條緞褲子吧！」老聲大吃一驚：「明明說分完了分完了，這又從那裏來的？就開：『你們有沒有？』那人說：『有，每人都有，在後台放着哩！你來看。』」說罷走進一看，裏邊有包袱有衣服，紅紅綠綠的一堆。老聲覺得不妙，就馬上提出來：「咱們是給老百姓辦事的，是給大家服務的，咱拿了羣衆的東西，羣衆就會不滿意。羣衆都是有眼睛的，該開開咱們時候還能少了咱？」

老羣拿了緞褲子到台前叫了一聲：『誰沒有分上褲子？』杜五中說：『我沒有分上。』老羣一扔，這褲子到了杜五中手裏了。那幾個幹部覺得太不對了，就把他們放在後台的東西搬到前台，重新分配給羣衆。

「怕外調」和「三受氣」

張成國
萬切

村幹部的兩種思想

新大衆編輯同志：

我們縣裏有些村幹部，存在着兩種思想：

一種是看到積極工作的同志，就往外調；因此就不敢積極工作，能應付下來就行，怕做好了往外調。

另一種怕工作做不好垮台；因此做工作不敢大胆放手幹，怕錯了挨羣衆鬥爭。村幹部中間，流行着一句話，叫「三受氣」：做工作誤工，受父母妻子氣；工作完不成任務，上級批評，受上級氣；工作照顧不周到，有了缺點，羣衆提意見，受羣衆氣。覺得當幹部實在有些爲難。

因爲上面兩種思想，對工作影響很大。希望編輯同志對這兩種思想，提些意見，在新大衆上發表。

讀者張成國

關於「村幹部兩種思想」初步意見

新大眾編輯同志：

看到新大眾二十期大眾信箱欄內張成國同志提的問題——「村幹部的兩種思想」，一種是怕做好了往出調，一種是怕工作做不好垮台。對這兩種思想應如何解決辦法，我願提出幾點初步意見，供大家研究。

第一種，怕積極工作往出調：

怕往出調的原因很多：如不願意離開老婆，家庭困難離不開，怕出去受罪，怕受約束，怕出去工作幹不了，怕遠調，甚至調到有些羣衆未發動起來的地方，個別幹部還怕吃特務的虧……等等。

解決以上問題，首先要弄清原因，看他爲啥不願出去。把原因弄清了，抓住了思想根源，才能「對症下藥」，進行思想教育。但是這個問題，不單是一個思想問題，也是一個實際問題。所以除了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以外，同時還需盡最大的可能，幫助他解決實際問題。比方有家庭困難的，應想出有效辦法，幫他們解決。當然，這些事情，具體做起來，是有許多困難的；但我們負責領導的同志，必須盡最大的可能幫助他。萬一因條件限制辦不到，也應把理由說透澈，叫幹部心服；知道你不是不替他解決，實在是辦

不到。否則，不管他有何困難，硬往出調，固然不容易調出去；就是勉強『服從分配』調出去，也是不能鞏固的，對工作本身沒有多大好處。

不過張成國同志提的問題，好像還不在這裏。他說的是，有些村幹部，上級並沒有調他，只是他看到那些積極工作好的幹部都往出調，因此就害了怕，怕『做好了往出調』；因此就不敢積極工作，能應付下來就行。但是，這種現象跟我上面談的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這關係好比『參軍』與『優抗』，只有做好優抗工作，才能順利發動參軍，叫參軍的人安心。張成國同志說的現象，大概是我們抽調幹部時，沒有注意解決外出幹部的實際困難，所以形成了這種不應有的害怕。

至於已經造成了這種『怕』的地方，應該暫時少調，先在幹部中展開討論，用集體力量來克服這種偏向。

第二種，不敢大膽幹，怕搞不好垮台：

這個問題應從兩方面下手解決：一方面村幹部本身應該了解：咱們是為老百姓辦事的。只要你誠心誠意為羣衆謀利益，羣衆是會擁護你的，沒有垮台的危險。做工作難免要執誤一些自家生活，上級批評和羣衆提意見也是免不了的。如果他們提對了，我們應該接受改正；提錯了也不要生氣，能解釋的解釋，解釋不了也只好慢慢的來，日子久了，誰對誰錯，羣衆是會了解的。總之，我們應該相信羣衆。你給羣衆辦了事，羣衆是不會虧待你的。除非你自己不好，犯了嚴重的錯誤，那時才有垮台的危險，但這不能瞞怨

羣衆。

另一方面：領導上對幹部應該從各方面關心照顧。比方在農忙時，不要過多的耽誤幹部的生產，在工作上，要多幫助他解決困難。即便有了缺點，應耐心幫助他認識改正，不應過分的批評和指斥。羣衆對幹部有了意見，可以在適當的場合，讓他提出來，不要因『照顧幹部』不讓提，這樣反而造成羣衆與幹部的隔閡。要時時教育幹部和羣衆：咱們都是一家人，辦的是一件事。提意見是爲了把事情辦得更好，不是誰和誰爲難。堅決避免過去動不動就採取『鬥爭』的方式，給村幹部一種『當幹部沒有好下場』的錯覺。這樣，村幹部同志才敢大膽搞工作。所謂『三受氣』也就變了『三受益』——家庭和睦，上下級融洽，幹部羣衆團結。

村幹部不願幹怎麼辦

毛茂春

有些村幹部同志不願當幹部，覺得當幹部太麻煩，太忙。有的幹部說：幹部就是「乾部」，越幹越乾。有的說：人家是耕三餘一，咱是耕三缺一。還有的說：別人是嫌沒牲口，我是討厭牲口，從地回來就要開會，又要喂牲口，兩頭趕不上。老婆還罵：「連口熱飯也吃不上。」有的幹部還把自己的事情編成快板訴苦：

「東山上來，西山下去，沒名沒利，兩頭受氣。」

又說：「幹部會不開不行，羣衆中搞不通不動，弄不好得挨鬥爭。和咱互助吧，是光給咱幹，不和咱互助吧，是不給咱幹；互助組垮了台，也是怨咱。」

這個問題，左權東黃澄村在模範村長袁廣順同志領導底下是解決了的，黎城仁莊在模範村長申大賊同志領導下也解決了，許多地方也得到了適當的解決。但，大部份地方却仍然是個很大的問題。

模範村長們，是這樣來解決的：申大賊同志創造了個「一攬子會」和統一領導的辦

法。中心工作和系統工作結合的辦法。他們規定每十天開一次全體幹部會議，在這個會上除檢討，檢查外，還排列下十天各系統開會次序和工作（各系統不能隨便召開會）。這樣就可免掉開會互相扯皮和幹部同志過於疲勞的現象。他們又強調中心工作和系統工作結合：比如春耕是中心工作，民政主任就負責生產中的畜力調劑使用，和他的經常工作——支差配合。財政主任負責調劑種子，計算與統計各種數字。教育主任負責收集生產中的宣教材料，在小黑板上公佈，廣播台廣播和出牆報，並和村長、小學教員領導投稿小組，向縣裏的小報或其他地方投稿。生產主任、農會主任、勞動英雄負責全盤生產領導和技術指導……：過去的生產業務工作光生產委員負責；啥也搞哈也搞得不大好。

這是大村子的辦法。如果是小村，小山莊那又是另一套辦法了。東黃漳是由十八個小山莊組成的，最大的莊子不過三十來戶。當個財糧委員收一次軍鞋要十八個莊子都跑遍，就不能不東山上來，西山下去。實行了統一領導，大家負責以後，幹部們少跑腿了，工作好搞了。就是你在那一個莊子上，那莊子的工作就全由你負責。比如你是武裝主任，在生產的時候，你就領導大家生產，發生什麼問題了，你就代表村公所解決，但是生產告一段落的時候，你必須向生產委員彙報。你如果是財糧委員，該收公糧的時候，在定期的村幹部會議上說清楚，各村莊的幹部就可回去辦理，工作結果向你彙報。過去那種忙的忙死，閒的閒死，各幹部不互相關照的現象，這樣一做就少了。

這兩種辦法，收效很大。以往村幹部工作忙，並不一定是工作多；據調查，大半是

村上領導不統一，同互相連繫得不好。把這兩個缺點一克服，工作自然就正常了。

幹部生產困難，也是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仁莊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天，有個老鄉要出去運輸，找××幹部同志開路條。××同志很不高興的說：『沒工夫』。結果那老鄉被頂回去了。事後檢討時才知道是別人能運輸，自己沒工夫，因此就起了『態度』。

這個困難，申大賊同志是用這種辦法解決的：他把全仁莊五個有牲口的幹部，組織起來，讓他們把五個驢子都賣了。換成驢子搞運輸。賣後買了三個驢子，每五萬元作爲一股，每個牲口頂一股。村上有兩個人常年出去打短工，申同志就把他倆也組織進來當工人，趕腳生產，這兩個工人除每人的人力各作一股外，還有些積蓄，五個幹部都幫補了一下，他倆又每人入了一股。打短工一年才掙三石多米，這一年下來能掙三十來石，合洋十來萬元（當時的價格），他二人很滿意。大家規定：農忙時，再掙錢的生意也不去做，留牲口耕地，工人掙工票。有空就出發，幹部出去，二八分紅（私二），工人出去不分紅，按工作好壞抽百分之一獎勵。工人的吃喝由腳費內開支，但有條據才能報銷。

沒牲口的幹部也有五個，申同志也把他們組織起來了：經過羣衆向合作社借了一萬四千元（限一月還清，並得利息每元一分，超過一月就實行分紅），連他們集了的錢，買了個驢子，又借了輛大車。就到縣聯社拉腳，除掙了回腳價，還預支了一回腳錢，

又買了糧穀子和一個大車，四十來天的光景，他們掙了十六七萬元。

東黃漳自實行按互助隊立了『功勞簿』後，幹部們也不關沒名了。他叫定期的總結、登記、表揚，既能提起工作勁頭，又便于總結工作和選拔各種英雄、模範。

『組織起來』，『公私兼顧』。毛主席的這個好辦法，也就是解決村幹部既要工作又要生產的好辦法。

老百姓給我的影響

靳士傑

我在外面工作五六年了。家裏有一個纏足的老婆和三個女兒。日本沒投降的時候，家裏住在敵佔區，因為沒有勞力，種的四畝地，總是荒着。我雖有個弟弟和我老婆的哥哥嫂子，可是人家都嫌我家有吃的，沒動的，帶累人家；加上前幾年敵人的搶掠，誰顧誰呢？這樣就自己不自己，親戚不親戚了。饑着肚皮挨餓的時候可不少。我聽到這種消息，在工作上就不安心。上級知道這種情況，就叫我家搬來根據地住。到了根據地，羣衆看我家是政屬，都擁護我，幫助我家種地，什麼困難都解決了。

去年上級調我到北大工作。我一聽說要讓我離開地方，我心裏可不願意啦。我心裏想：人在人情在，人走人情壞，我在本地工作，家庭問題什麼都好解決，我若離開地方，到遠的地方去，家庭又怎麼樣辦呢？這問題越想越不通，就發生悲觀啦。不如不幹了，乾脆回家吧。每日做工作，自己不用說翻身，家裏老小還挨着餓，三四十了，這有什麼意思。找上級解決這個問題吧，上級也會爲難。

工作正決定中，他抽空回家住了兩天，看看情形再說，那曉得一到家裏，我的思想立刻就發覺被打通了。羣衆在填補的時候，給我分房子、土地和傢具，念我無勞力，還給我分了點麥地。村裏的幹部同志，還東問我，西問我，有什麼困難，提出來，他們給解決。我在家裏住了兩天，看羣衆這樣對我好，我還有什麼說的呢？我只有安心工作，好替羣衆服務。來報答羣衆對我的恩情吧。我澈底明白了：你爲羣衆，羣衆也爲你的呀。

氣不死我這假周瑜

（一個村幹部的反省談話）

晉城關軍鎮編生談
段 索 記

八路軍剛過來的時候，我不摸政治，不敢說話。後來聽工作員同志說，共產黨、八路軍是領導窮人翻身的。我想，在咱村裏教我窮，家裏一分地、一片瓦也沒有。我不是本來就窮的，是叫惡霸霸窮啦。後來，反開惡霸啦，我也參加了鬥爭。衆人起來力量大，把惡霸鬥垮了，退回我一些糧食。我有了吃的，勁頭可大了。可是，有一天黑夜，我老婆悄悄的告我說：『有人說修武中興軍把八路軍打敗了。離咱這兒只有八十里路。中興軍過來，先殺農會。』這一下，把我吓怕了，再不敢在會場上喊口號了。工作員同志見我勁頭不大，曾經問過我爲什麼。我含含糊糊說：『這幾天火氣大，嗓子啞了。』過了幾天，又聽說修武城收復了，這可好，不怕了。所以在八號那天開會，我張大嘴，舉起拳頭，像老虎一樣叫喊起來。當天黑夜，老婆又告我說：『人家說，我家鬥爭果實分多了，農會要反鬥爭你。』第二天一早，我起來就去問農會主席，有沒有這件事。主

席說：「誰跟你說的。」我說：「我還要問問老婆。」老婆說：「是李榮菊媳婦說的。」主席說：「他男人是個特務，你聽他話來？」弄得我乾瞪眼，沒話說。可是心裏一直怕鬥爭來的果實，又叫人家鬥走。後來在冬學裏聽講吳滿有、石振明（太岳區勞動英雄）的故事，又聽唱李馬保的花腔。我才知道共產黨是真心叫種地人翻身發財的，我想我得到的果實，再不會出毛病了，才放下心來。

不想在減租清債的時候，羣衆又選我當了農會副主席。咱對工作搞得好，上級要調一批幹部到外村去幫助反惡霸。當時的口號是：「天下農民是一家，團結翻身反惡霸。」我怕到了外村，家裏無人招呼，所以沒有勇氣自報外出，好得人家也沒有來動員我。

選區代表的時候，我被選上了候選人，羣衆給我掛花，打着鑼鼓歡送我去縣裏開會，並提出開會的幾天裏，他們幫我把地種上。這一下，可打動了我的心，我想：羣衆待咱這樣好，無非要我給他們辦好事；咱還不出去幫助羣衆翻身，實話說不過去。

從縣裏開會回來，我就自動提出要去外村工作。上級說本村工作也很重要，不叫出去。我怕人家說我落後，一直提，上級一直不許。後來，好好想了一想，本村工作也就是重要，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我要求出去，一半爲了羣衆，他們真感動了我的心；一半也爲了自己，怕人家說我落後。

現在，我的想法是：只要真心爲羣衆，無論幹啥都可以。什麼怕變天，怕鬥我，怕

出外村工作。怕人家說落後，通通打消了。在羣衆運動中，我曾經三起三落，沒有落下去，全仗羣衆對我的幫助，我及時好工作，報答他們。特務份子曾經想打擊我，氣死我這個假周瑜，可是有了毛主席領導，他們永遠打不倒，氣我不死的。

空白页

我差點忘了老婆的恩情

元克勤談
郭民愈記

嚶！我現在可高興啦！想以前的時候，咱啥沒幹過？推小車、輪扁担、使長工、放牛羊，中央軍在時，還被迫當了一年多兵。那時候啊，誰都沒有把咱當人看待。

可是，八路軍過來以後，大家一下子把我看起來了。起初，我在村上當農會主席，後來調到區上工作隊工作，現在又當了區政委。

一當政委，就生了個壞思想，啥思想？就是想老婆。我是林縣人。現在輝縣做工作，離家一百多里，回一趟家不容易，不回去吧，家裏娘們小孩，又結記得慌，心裏不安。後來，有人對我說：把老婆帶出來吧！可是自己這樣想：我現在成了幹部，家裏老婆是個落後份子，啥也不懂，怎麼好意思帶出來見人？又看到別的幹部，都是自己找的對象，男女都是幹部，倆口子在一起工作，說說笑笑，你長我短，怪高興。我看了真是眼氣人家。想想自己，蘇繩提豆腐，提不起來哇！這樣的老婆要來幹啥？真是活敗興，不如乾脆離了，再找個對象吧。像我這樣一個幹部，還怕找不下一個對象？

白天，因為作工多，想不到那問題，黑夜裏總是想「離婚！」「離婚！」可是，又想到離了婚，找不下一個合適的對象怎麼辦？自己是個工農幹部，人家有能耐的女同志能看起咱嗎？……唉！想到這裏，自己更加作難了。

有一天，林縣劇團來演戲，演的是「血淚仇」，我看了很受感動。戲上的事兒引起了我的傷心事：鬧災荒那年，咱沒吃喝，把家的傢具賣了個淨，就那也還是沒辦法。我老婆逃荒上了山西，我那時生着汗病，躺在炕上不會動。在那個年月裏，死一個人算個啥！三間破草房裏，就住着我一個病人，我光想哭，直盼老婆快些回來。

後來，老婆回來了。天下着雪，老婆去外邊要飯，要回來叫我吃。有一天，她早早出去了，可是半夜多還不見回來，等回來後，衣裳全被淋濕了，她哭着說：「整跑了一天，才要多半碗飯，……」她一口也捨不得吃，全叫我吃了。

我老婆對我實在不錯呀！不是她，我早就見了閻王，還有今天？想到這裏，我「豁」的一下想開了！唉！我這人怎麼這樣糟糕！這樣沒情義！老婆待我這樣好，今天我當了幹部就不想要她了，這是什麼想法呀！……

從此以後，我下定決心，再不胡思亂想了，我要好好工作，好好跟老婆過。唉！我差點忘了老婆的恩情！

重新走了正路的龍王村合作社

一、跌了一交，長了一智

和順聯合辦公室

龍王村合作社四三年三月就成立了，那時股金不過一千二百七十元。三個月後，作買賣賺了很多錢。第一次分紅，每元分到一元七角。第二次增到二元。羣衆看見利大，都來入股，最多時股金達到十八萬元。但是合作社的幹部沒有弄清楚合作社是幫助羣衆生產的，繼續大做買賣，搞投機。去年春天物價狂跌，合作社虧大本。只五百斤存花就賠了十二萬。平時高價賒給羣衆貨物多，小米跌到五十元一斗，羣衆還不起了。合作社的欠賬十五萬也沒法收回，從此合作社就垮了台。

整整停頓了半年。去年八月提出恢復合作社的計劃，各幹部沒有信心，獨有勞動英雄程福元和義教李來書要堅決幹。福元檢討以往合作社垮台的原因說：『過去吃虧在專門做生意，今後羣衆需要什麼樣的有利生產，咱就領導羣衆幹，沒有不順利的。』說通羣衆和幹部思想後，才又重新選舉農會主席趙亮賢當合作社經理，以前的經理做副的，

70
顧元被選爲監察委員。合作社又開起來了。

二、扶助羣衆養豬換驢

這次一着手，就從開粉房，飼養母豬，扶助羣衆喂豬做起。當時情況很嚴重，大家都想喂，就是豬娃子貴得買不起。村上聽說合作社生下小豬，低價賣給本村老百姓，都先後自動集股，就集起了七石玉菱小豆，有拿毛驢頂股的，還有一人拿出一萬七千元，很快粉房就開張了。每天出四十斤粉，二十六個豬也趕回來了。村人議論着說：『看這大火吧！』

年底合作社第一次扶助村人養豬，把十八隻小豬，以每隻三斗半小豆（市價五斗米）分給羣衆了。今年四月又把四十四隻小豬低價分給羣衆，做到每戶平均兩隻了。飼養到今天，連羣衆和合作社的，一年工夫，已由二十六隻的本錢發展到一百八十八隻了。村裏到處跑的是豬，羣衆高興的說：『看這夥冀南票跑的多好看呀！』這個村子以前有二十四頭毛驢，但在戰爭中損失了。村人的願望是養豬換驢，計劃今年底要把損失的毛驢恢復起來，現在已經換到十二頭了。

三、幫助羣衆『長賣省買』

合作社最討人喜歡的地方，就是不嫌麻煩，義務的替羣衆推銷剩餘物品，又能省錢買回需用物品。例如今年六月，當地蔗價每斤七十元到八十元，和順城可賣到一百五十元到一百九十元，羣衆想長賣，但每家存蔗不多，誤工去賣又不合算。合作社把各戶零星的蔗，收集一起，用毛驢馱到城裏去賣，除了腳價全分給羣衆，合作社一個錢也沒有賺。又如七月間，羣衆有黑豆要賣，市價一百元一斗，合作社打聽儀城油房用豆換油，每斗可給一斤豆油，市價二百元一斤。合作社便把羣衆的豆集中起來，運到儀城去換成油，再幫羣衆出賣，結果十四石四斗豆子，長賣了一萬零四百元。

另外，替羣衆買貨『省錢』，如今年七月，布每尺價一百二十元，羣衆需要八十丈寬布，合作社到遠地用八十元一尺總買回來分給羣衆，省出三萬零四百元。替羣衆長賣省買的事很多，半年工夫總記得的有六次。共省了十三萬多。羣衆有什麼要求，合作社毫不拒絕的辦妥了。合作社成了可靠的經紀人，羣衆不再自己去買賣。大家都說：『這真是替咱們辦事的合作社。』

四、春剩餘勞力找出路

龍王村在山溝裏，離市集遠，有多餘的力氣，也賣不成錢。合作社專門到外面和各機關接洽，訂運輸合同，組織村人去運輸，羣衆獲利大。總計上半年，運輸十四次，賺了腳價八萬多，羣衆捨不得零花，很多都有在合作社，將來辦大事用。如買毛驢等。

五、工票可以兌貨

互助隊中勞力多，地少的人賺到了工票，一時兌不了錢，認爲不如打短工好。讓欠工的人出現錢也不願意，都要求退出互助組。後來大家討論，決定工票由合作社來管。互助隊員可以拿長賺出來的工票到合作社兌必需品，欠工錢的人，把錢按期交給合作社。這樣工票頂錢用了，互助中的困難解決了。

六、訓練婦女紡花織布

過去全村婦女沒有一個會紡會織。今春合作社和婦救會配合，發動婦女紡織，合作

社把花低價貸給學習紡織的，又製了兩架織布機公共使用。現在已訓練二十二個紡婦，四個織婦，並獎勵五個學習模範每人一斤花。現已織成二百零二丈布，今年全村冬衣一半有了着落。

七、本身營業和扶助羣衆生產業務的比重

合作社爲了解決自身開銷，又要使社員能分紅，本身也兼營業。如開粉房，賣粉條，大批養豬；除扶助本村羣衆外，還直接向外出售獲利。在有利條件下，也做些買賣，如販鹽、販牛羊、獲利不少。但從兩者比重看來，顯然是以扶助羣衆生產爲主。如全年共獲利一百四十萬，自身營業不過四十萬。他們的方針是扶助羣衆生產爲主兼自身營業。事實證明他們的道路是對的，因而也是羣衆真正歡迎的。

空白页

動員『巫神』坦白的一點經驗

涉縣縣政府任運溪

『端公』、『巫婆』這號人，在這個新社會裏，都是在暗中裏活動的。他們對工作同志都是有戒心的。因此，我們做這個工作的同志，起先最好不要直接去談，先調查這個巫神周圍有些什麼人？誰跟他最熟？最知己？調查清楚了，給這個人說明道理，讓他先去談，以後，再讓村幹部去談，逐漸做到讓他直接談話。這樣做，使他不致躲避，害怕。比方，我們動員城裏『端公』王喜林時，就是找他最親近的任賴年說好的。動員時，要趁他家裏沒人時，或叫他到背靜的地方去談，人多他不好意思。說話要特別當心，切忌用『坦白』一類的字眼。如和曹起瑞談話時，不注意提了『坦白』二字，他便低下了頭，後來改用『宣傳』，他就舒服了。

談話時，可以先從他的家庭、生活、遭遇談起，慢慢地引導他說出怎樣當了『巫神』，為什麼當巫神。我們和幾個『巫神』談話以後，知道有很多『巫神』都是因生活無法過才走這個道兒的，我們就抓住這一點，告訴他這都是舊社會的罪惡，有法過誰願意

裝瘋賣傻呢？再告訴現在的政府是爲老百姓辦事的，要叫大家都要有飯吃，有衣穿，過好日子。讓他們好好的想一想，到底那一個社會好，那一個政府好，讓他自己算賬。這個賬算得他們對過去的生活哭起來。曹起瑞說：『要不是有共產黨、八路軍，我早死了。』

王喜林說：『我現在才想開掌櫃地裏的莊稼是咱血汗換來的。』

談得差不多了，就給他指出積極的道路，說明當『巫神』是沒有出路的，政府提倡醫生治病，反對迷信。今後只有從事生產，才能過好天氣。看好火候，就向他提出：『你首先不信神是起了模範作用，替大家辦了事。最好也給老百姓宣傳一下，因爲我們說，大家還不信，你說一聲作用就大。』據我們的經驗，一般的他們低頭不語。這時，我們就要摸心思，看他爲什麼不說話。和曹起瑞談時，我想：他生活不成問題，神也不信了，還有啥問題想不開呢？後來想到他在村上是村幹部，又是勞動英雄，怕宣傳不好看，丟臉面。我問他是不是，他說就是這個，我就向他解釋：這是過去的事，我們已搞清楚了，你宣傳一下，主要是爲打通那些落後的人的思想，這是進步工作。這麼一說，去掉了他的顧慮，他高興起來，又說出裝神、刺鑿着病的欺騙辦法。他說：『我一定像在村上組織互助組一樣的去宣傳。』

還有一點，跟巫神談話時，我們的態度一定要誠懇，要替他着想，要關心他；思想沒打通前，不要勉強。心不能太急，太急了往往把事情弄糟。

這是我們在涉縣動員巫神的一點小經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